

为行进在回归大地上的驻港部队放歌



葛 逊

1997年7月1日,在我的心中镌刻着这一天,香港回归祖国母亲怀抱,是所有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值得铭记的一天,也是不能忘却的一天。

香江潮涌,紫荆花开。历经沧桑、鬓霜全面的香港在步履蹒跚中找寻到了归航之路。一百年的等待,一百年的期盼,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离乡的游子早回家。在迎接香港回归的日子里,我每一天都被喜悦激动着。作为一名词作者,我想为归来的香港创作一首歌。

回眸历史风云,歌声飘过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古往今来,人们以《诗经》中“关雎”的歌喉,以屈原《橘颂》的音韵,以古风和与乐府、律诗与散曲唱出历史恢弘岁月的辉煌,在中国的史册上留下了黄钟大吕般的壮丽史诗。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事件,应该慨当以歌,我要为这一伟大时刻创作一首心中的歌。

为回归的香港创作歌曲,写什么?作为军旅作家,我首先想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作为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象征,将在1997年7月1日和平进驻香港,担负起护卫香港繁荣稳定的神圣使命,在“一国两制”的香港驻军,是人民军队历史上开天辟地头一回。在酝酿构思的过程中,我还通过在驻港部队战友了解到,驻港部队也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序列中,唯一一支不吹军号的部队。为了遵守香港噪音管理法规和尊重市民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驻香港部队取消了军号……

我写出了歌词《行进在回归的大地上》初稿后,送给前线歌舞团编导室的任红举老师精心加以修改,原前线歌舞团的指挥家常畅十分喜爱,当即拿去谱曲,然后指挥前线歌舞团合唱队进行排练录音。优美时尚的歌声唱出了共和国军人的自豪,我们的情都在为驻港部队燃烧。不久,歌曲《行进在回归的大地上》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等单位主办的迎接97香港回归音乐作品征集活动银奖(金奖空缺)。

喜讯传来,南京军地词曲作者和歌手闻讯纷纷致电祝贺,并共同约定,在驻港进驻香港这一天晚上,大家在我的居所小聚,一起在我家中为驻港部队唱响这首新歌。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大家先后赶来,一边喝茶,一边拿起歌谱熟悉旋律,小声哼鸣视唱,有人小声议论着说喜欢这首专门为驻港部队创作的军旅歌曲。

演唱前,我们围坐在一起观看中央电视台对香港回归的现场直播。零时之前,驻港部队正式的驻地防务交接开始。

至今,我对防务交接仪式的每一个细节都感觉历历在目,记得清清楚楚:23点58分,英方指挥官向中方指挥官谭善爱报告:谭善爱中校,威尔斯

亲王军营现在准备完毕,请你接收。祝你和你的同事们好运,顺利上岗……谭善爱中校声音洪亮,大声对英军代表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撤离。”英方指挥官一声令下,英军卫队走向停靠在岸边即将离港的英军驱逐舰。当最后一名英军士兵走出营门时,时钟指向23时59分55秒。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五星红旗徐徐升上香港夜空……

在激动人心的这一刻,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使劲热烈鼓掌,把手心都拍红了。

这一幕,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幕,这一幕让每一个中国军人永生难以忘怀,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接下来,是我们自办的小型喜迎香港回归的歌咏会,这是仅仅演唱一首歌的歌咏会——我们以这首歌致敬刚刚迈进回归大地上的驻港部队。

演唱前,我先朗读了一遍歌词:“行进在回归的大地上,神圣的领土就是香港。我们是延伸的长城,每个人不会忘记百年的沧桑。让军歌在这里壮大国威,让军旗在这里光照炎黄。我们是共和国的一代精兵,捍卫着团结统一力量。

“守卫在回归的大地上,亲爱的同胞在我心中装。我们用爱民的传统,温暖着风雨过后留下的创伤。让军歌在这里呼唤和平,让军旗在这里弘扬自

强。我们是共和国的一代精兵,凝聚着理想播撒着希望。

“屹立和在回归的大地上,壮丽的国土更加辉煌。我们以亲人的祝愿,祝福着母亲怀中国圆的月亮。让军歌在这里飞向大海,让军旗在这里迎着太阳。从此我共和国的东方明珠,永远放射民族光芒!一二三四!”

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士业余演出队的一位乐手带来了手风琴,他先定了一个调,奏起欢快热烈的前奏,大家拿着歌谱,热烈的演唱起来。

唱过一遍,大家感觉还不尽兴。于是有人提议,先是独唱再重唱,唱过齐唱又合唱,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加入进来,唱了一遍又一遍。

时光如水,梦圆紫荆。香港回归了,真好!一位诗人曾经写过:回归,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汇啊,我们都希望游子回归故乡,烟火回归生活,心灵回归自然,世界回归和平。作为军人,我深深地知道,“回归”二字重千钧!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刻,我们用歌声祝福香港,一颗拳拳赤子心,多想对归来的游子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古代传说杜鹃每叫一声“归去”,必滴落一滴鲜血,血染的地方必定会盛开一朵杜鹃花。此时此刻,我们这如杜鹃啼血一般的声声歌唱,这呼唤的回归之声跨越高山大海,远隔千里之外的驻港部队官兵们一定会听到。

歌声代表我们的心声,飞向欢腾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

惟有绿荷红菡萏



吴 建

水塘原先是没有的,那一年,我家建造两层小楼,需要泥土填高屋基,于是请来挖掘机在房子基地左前方约100米处连续掘土,这儿便成了又大又深的坑。夏天几场大雨之后,大坑四周塌陷,后来父亲请人来把它裁削呈椭圆形,并继续加宽加深,渐渐地就形成了这小小的水塘。

小小池塘,水清冽冽的,像明亮亮的眼睛,塘圆溜溜的,像只小小的圆镜。这小小的水塘,盛过天光云影,盛过明月星斗,盛过鸟鸣蝶影……

这方小池一直赋闲着,有一年春天父亲买回藕种栽进池里,春夏之交,这片水面竟被碧绿的荷叶所覆盖,宛如一面翠色的圆镜。数百茎荷花,或亭亭玉立,如翘首的伊人,风姿绰约;或枕波而卧,似慵懒的女子,温婉可人。

荷塘是我儿时常去的地方。每逢周日,我便独自一人,痴痴地趴在塘边,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变为一个个小小的圆,直看到“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田田荷叶、亭亭荷花,成了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成了我心头一幅隽永的风情画卷。偶而下雨,仍不肯离去。雨丝纷纷扬扬,荷塘渐渐迷蒙起来,菡萏含露,亭亭玉立,香远益清,沁人心脾。无雨时,用手撩起水滴轻轻撒上花叶,水珠在圆盘上调皮地滚动,那时,想像的翅膀就在自由地翱翔。直到天黑,听见母亲深情唤儿的声音,我才依依不舍地跟她告别。

暑假里,我一个人划着一只大木盆,向池塘深处驶去。此时塘里的荷叶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啊。我在荷林里左冲右突,几乎找不到出路。阳光在荷叶上跳跃,偶尔从缝隙里漏下一点点,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像金子一样。观赏着硕大清香的荷叶,我喜不自禁地摘下几片放在水盆里。傍晚,我抱着一大捧荷花回家。母亲看

到我手中的荷花,虽觉得可惜,但并没有责怪我,而是说别把荷花浪费了,做菜吃吧。当时我童真地想:荷花能做菜吗?能吃吗?母亲拿了荷花洗净切碎放入大瓷盘中,又舀了一瓢面粉倒进盘中,加水搅拌,我趴在灶台上,眼巴巴地望着锅。母亲把调好的荷花刚倒入滚热的油锅,那沁人心脾的清香顿时溢满了小小的厨房,馋得我口水乱飞。待荷花烧饼一出锅,我就迫不及待地撕起一块往嘴里塞,咀嚼了两下,就满口醇香,然后整个人就好像包围在这种清香气里,犹如身在开满荷花的池塘。

古往今来,吟诵莲荷的诗句数不胜数,“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雨罢苹风吹碧波。脉脉荷花,泪脸红相向”,“应为洛神波上袜,至今莲蕊有香尘”。许是受周敦颐“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影响,我对莲荷更多的是一份仰慕,细想,这世界上有花无数,比荷花美的也有不少,或淡雅素洁,或雍容华贵,或娇艳欲滴,或婀娜多姿,却独有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任烈日炙烤、雷击雨淋,无所畏惧,娇美、高洁如许。

我喜欢荷花,喜欢它纯洁、情真、质朴,喜欢它清静而又优雅,羞涩而不忸怩。那一朵朵清雅的花儿,每一朵花瓣都是优美曼妙的舞蹈,每一朵花苞都是婉约抒情的小诗。我为“清水出芙蓉”而感叹,为自己内心得到的清幽而感叹,更为人生能有淡泊与宁静的境界而感叹。

而今父亲年纪大了,再也无力种荷了,长大后的我迫于生计常年在在外奔波,也很少光顾小池了,原先生机勃勃的池塘逐渐萧条凄凉。今年夏天,我回家小住,在这荷塘边伫立良久,想到季羡林先生种荷,种出了一片《清塘荷韵》,滚滚红尘中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为追求物质而荒芜了精神啊。我暗忖,明年春天,我要在这方小池里种下一片荷,种下一片心灵的绿荷,让这绿荷的清香之气去温润芸芸众生……

稻 香



周广铃

从种下第一粒种子开始水稻便成了家里的期待父亲穿行在稻田中栽下一株株秧苗连同他的希望一并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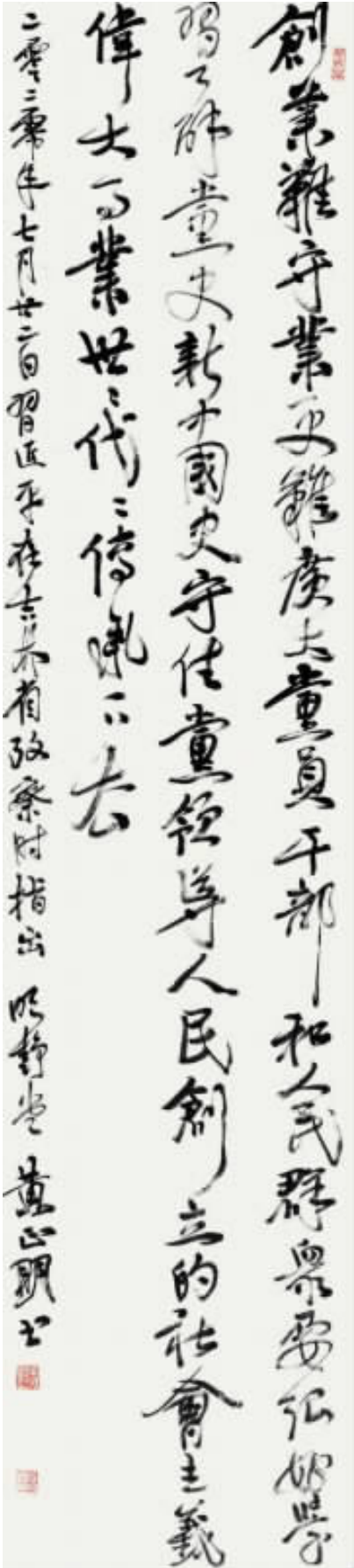
在父亲的守望中田野便开出香香的稻花一株株稻穗由青转黄比阳光更加耀眼涂抹出一片金色的海洋

风吹稻浪稻花香里说丰年和着泥土和野花的香气拾起青青翠色轻掬一泓清泉静听蛙鸣唱晚

整个村庄浸透在金黄里氤氲在芬芳的稻香里牛背上隐隐的笛声弹奏着村庄瓦房顶上袅袅炊烟扣开了水乡人家关柴柴门

父亲一辈子没走出过村庄一年四季守候着他的稻田家乡的稻谷熟了一茬又一茬粒粒稻谷散发着醉人的芳香浸透着父亲的汗水

无论走到哪里那浓郁的稻香都会充盈着我的嗅觉每每深吸便有一股甘甜萦绕体内只要嗅到那醉人的稻香世间再没有其它的味道



黄正明

习近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吉林省考察时讲话》节选

闲话大暑



李 治

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雨水之后,岭南开始进入了盛夏的节奏,大地就如同一个大蒸笼,即便是在清晨时分,稍一举手投足便已大汗淋漓,更不用说阳光直射、热浪灼人的正午了,而入夜之后,虽然有了些许凉意,但依旧挡不住盛夏带来的燥热。随着一天天趋近大暑,气温也随着盛夏最后一个节气的到来而逐渐到达巅峰。

最早记载大暑的是《逸周书·月周解》,该书载道:“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的解释是:“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大暑正值中伏前后,晴朗时万里无云、骄阳似火,酷热难耐,而若遇到阴雨天更是多了几分令人压抑的闷热。古代没有温度计量概念,在气象记录中,常用大热如焚、热如熏灼、墙壁如炙等比喻来形容大暑节气之炎热程度。

我的童年是在潮汕巷子里的老宅度过的,老宅屋后有一口水井,大暑前后那段时间,在每天酷热难当的中午,父亲总会带着我,拎着一水桶和毛巾,来到水井边,用井旁绑着长绳的铁桶打上一桶冰凉的井水,倒在自带的水桶中。其实,来到井边之后,隐隐约约就已经感觉有阵阵凉意从井口溢出,而在井水倾倒转移的过程中,溅起的水花沾在手臂上、脚蹻上,皮肤的局部就突然凉了几秒。当毛巾完全浸润于水桶中冰凉的井水之后,抓起没有拧干的毛巾洗脸、洗头、擦身,任凭井水湿漉漉地在身上挂着淌着也不忍擦干,在短时间内肆意感受着大自然恩赐的冰爽,让人欲罢不能。

在大暑时节,广东很多地方有着吃“仙草”的习惯,仙草又名凉粉草、仙人草、草粿草,而“仙草”在潮汕地区,则被称之为“草粿”,是一种用仙草熬制的消暑小食,由于食用方便,价钱便宜,适合时令,因此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小时候,炎炎夏日里最喜欢听到的便是那一阵阵清脆的“锵锵锵”的声响,因为这可是卖“草粿”者发出的“无线信号”,这个声响正是他们用铜勺子敲击瓷碗发出的,它与蝉鸣声、树叶的摩擦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夏季特有的交响曲。

那时候卖草粿的阿伯戴着草帽,顶着烈日,脖子挂着毛巾,推着一部小板车走街串巷,车上放着装草粿的陶瓷,卖时用铜勺从瓮中刨出一层温热凝结、黑不溜秋的草粿放入瓷碗,加撒上白糖粉,再用勺子将碗中草粿和糖粉切细拌匀后递给顾客。当听到“锵锵锵”的声响时,周边的居民都知道卖草粿的阿伯来了,便纷纷抓起零钱涌向声源发出地,路过的人们也都停下来吃上一碗草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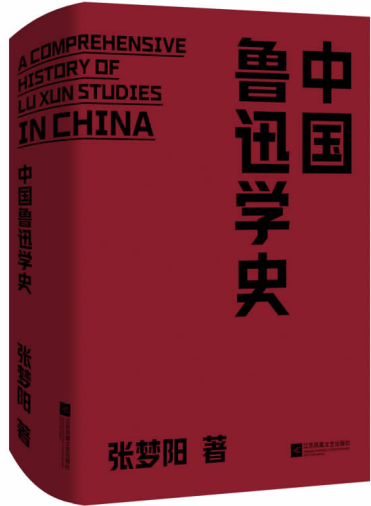
小时候和玩伴吃草粿,我们既不需要凳子、也不需要勺子,站在路旁端着瓷碗,用嘴滋溜一口吮吸着碗中的消暑美味,十几秒钟便能吃完,在沁心润肺的享受之后,盛夏带来的暑热便褪去了大半。

对于大暑之热,古代的文人雅士们倒也不吝笔墨,我们于大暑时节吟读这些作品时,竟有一种穿越时空、感同身受的代入感。曹植在《大暑赋》中写道:“机女绝踪,农夫释耜。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大暑让耕男织女不得不寻地纳凉、暂避暑热锋芒。“大暑运金气,荆扬不知秋。林下无塌翼,水中无行舟。”杜甫笔下的大暑火盛金微、尚无秋意,人与物皆困于暑热。“新竹能吟水底龙,玉人应在月明中。何时为洗秋空热,散作霜天落叶风。”黄庭坚于大暑中听到悠扬美妙的笛声,感觉如临清泉、如入广寒、如清风拂面,一扫暑热之难耐。“人情正苦暑,物怎已惊秋。”司马光道出了大暑时节人们受到的暑热之苦,也揭示了初秋将至的必然规律。

童年的我对于盛夏的到来是欣喜的,因为我又可以肆无忌惮地玩水、捕蝉,吃上一些消暑的美食,对于难耐的暑热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如今已近不惑,我却怕起热来,大暑时节唯有躲进空调房里才能保持身上的干爽。正如作家冯骥才在《苦夏》中所写的那样:“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难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里,才会体会到苦夏的滋味。”

大汗淋漓之人心绪是浮躁的,我的人生虽不算艰难,但终归有过一些挫折与落寞,如今处于大暑之中,除了物理消暑之外,我更多习惯于从书香之中觅一方清凉。读书而心静,心静而自凉,之后再回过头重新审视一遍这漫天的苦热,懂得了“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头默默又坚忍的奋斗的本身”,懂得了“苦热皆为历练,来日自有甘甜”,懂得了清凉与丰收就在前方不远处。

繁荣书单



《中国鲁迅学史》

简介:本书以《狂人日记》第一篇评论为鲁迅学的发轫点,紧密结合不同时代的精神文化背景,对1919—2019百年来的鲁迅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述,在关于鲁迅研究的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清晰地勾勒出一个世纪以来对鲁迅阅读、传播和研究的历史脉络,完整地展现了中国现代知识阶层对鲁迅著作、思想、人格、精神等的阐释历程,也由鲁迅学这一重要的面向,映射出百年来中国学术文化乃至精神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2021年9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张梦阳 著